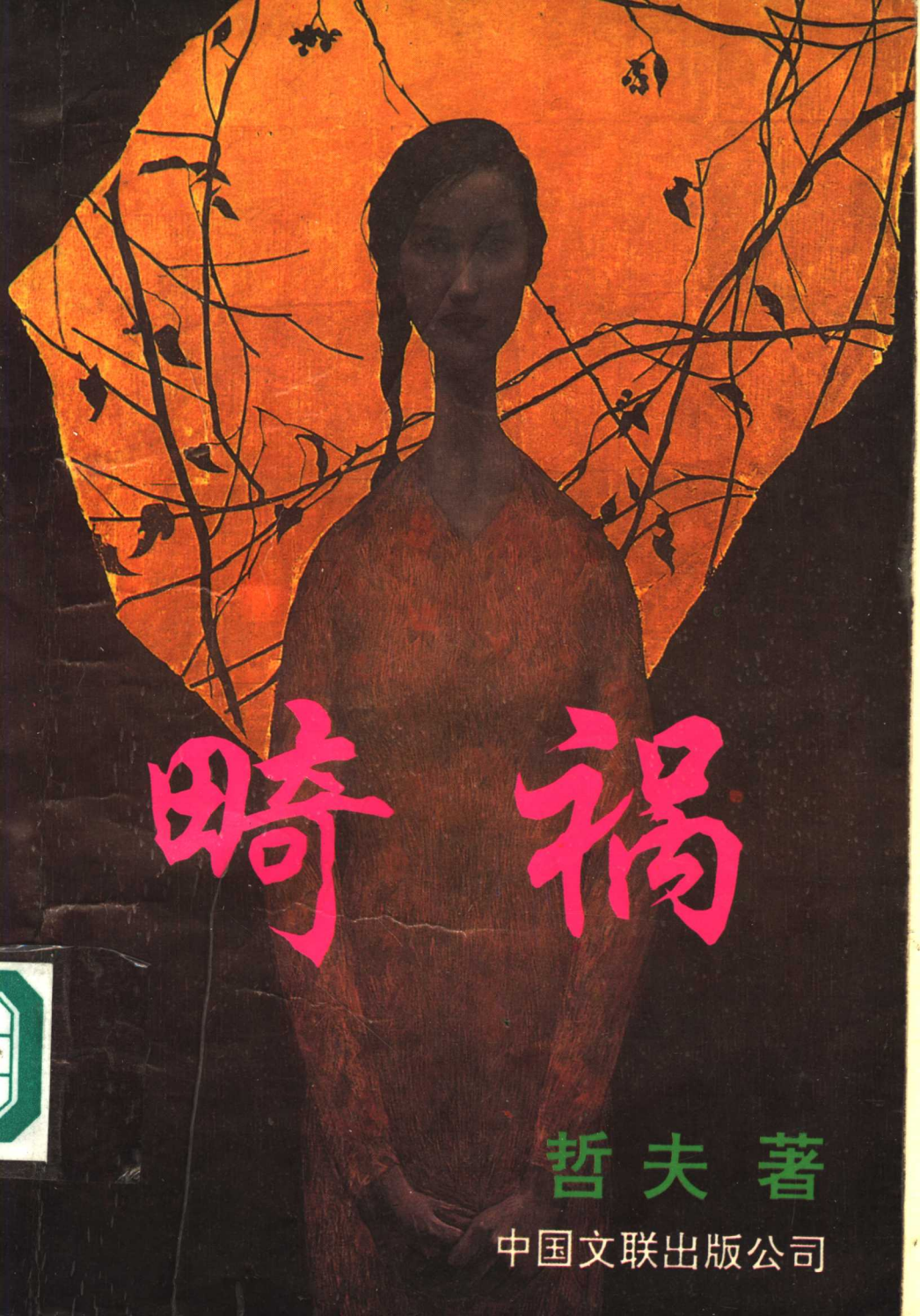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a pale, elongated face and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textured garment. She stands against a large, irregular orange shape that resembles a full moon. Thin, dark, leafless branches with small dark leav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orange shap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with a small green and white geometric logo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畸 禍

哲 夫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畸 祸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畸 祸

哲夫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兰州七二二七工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2.75 印张 2 插页 273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甘肃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7-5059-2080-4 定价:10.80 元
I·1459

《畸祸》简介

《畸祸》是《畸恋》的姐妹篇，《畸祸》真实的记述了一位即将大学毕业，前途似锦，胜券在握，未来幸福如同探囊取物，生活道路铺满鲜花的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在亲戚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傍晚返校途中，这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大学生，以其风流的体态和出奇的美貌吸引了满街行人艳羡的目光，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出奇的美貌已引来祸端，行人中有一双饿狼般的色迷迷的男人的眼睛正在贪婪的追踪她修长丰满的双腿和浑圆结实的臀部，从那双饿狼般贪婪的眼睛里正伸出一只无形的魔掌扼向她的喉咙……

与此同时另一张更为可怕的畸形的馋涎欲滴的血盆大口也已经冲着她悄悄张开，开始无情的吞噬她如花似玉的青春和锦绣般灿烂的前程，一个畸形人埋藏的祸心，将引发一场畸形的灾祸，她铺满鲜花的生活道路此刻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美丽的鲜花一瓣一瓣凋零，而荆棘一丛一丛横生，她很快就要被这些荆棘刺的遍体鳞伤，她的命运将急转而下，不光会沦为阶囚，还将被学校开除，欲生欲死，以泪洗面，最终双目失明，成为一个可怕的女性复仇者……

这部小说语言优美动人，叙述生动细腻，以直接切入的方式衍生出全篇的人物和故事，有很强的悲剧意识和很强的阅读效果，贯穿全篇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一种蒹葭者假如想到将收获刺，也许会改变主意多种些玫瑰！

畸 祸

种蒺藜者倘若想到将收获刺，也许会改变主意
多种些玫瑰。

——题记

A

一湾清亮的水，波纹不兴，偶然撞上一块石头，一痕凸凹，便激起少许浪花，很快流过去，又归之于宁静——这大约便是一个规矩人的生活吧？

做一个规矩人颇为不易，须有极好的涵养功夫，笑里尽可以藏刀，却不可因怒恼而露出刀把子。不作非分之想，鱼儿便是鱼儿，鸟儿便是鸟儿，切莫企图鱼化龙，鸟变凤。藏着掖着的东西愈多愈好，古言道，山不显自高，水不露自盈。云云。

可惜，祖宗们的训诫，他竟连一条也做它不到。

首先，他不够老实，常有非分之想，总想干点什么，人家塞给他的硬是不要，偏要自个儿去找，死拽着明天不放，象个勤勉而又想入非非的榨油匠，抡着今天的油锤乱砸一通——把明天当成芝麻，妄图榨出一世界香油来。

次之，不善于忍耐，火气颇大，疾恶如仇，常常口鼻生烟，因而往往难免焦头烂额。

再次之，每每极天真、极认真地剖开肚腹给人家数数家

宝，端得是连疝气和盲肠也不肯放过。且颇多自豪，绝不隐匿，甚或还夸耀一番，诸如肝脏较他人为大，膀胱比别人发达之类。言无不尽，意无不竭。难免吹牛之嫌。招人翻许多牛一样大的白眼。

于是乎，生活之路多了些坎坷，少了点平坦；多了些烦恼，少了点怡然。

但这一切，细细想来，却是他自找的。

那一日，天似乎有点阴，似乎有薄薄的晨雾携着洋槐花的香气袭人清睡，似乎清睡有梦，梦中有花蜜一样的好事情，不期然门被敲响，好梦惊碎，心儿怦怦乱跳。

他起身，穿衣，下床，开门，颇多悻悻然，想着给敲门者一个霜打了般的冷脸加一个雪裹着的白眼。

谁料，门一打开，他头一眼便见一团粉扑扑的笑靥喷射而来，怫然之意顿然冰消瓦解，化做一片惊喜之情：

“哦，是你呀，快进来！”

他不免记起半年前，秋风乍起时，在黄山看雾。黄山云雾极佳，以春夏为胜，到了秋天那雾便不及春夏的雾轻妙了，变得有些凝滞湿重，随便寻个物事便凝成涕泪；如同一个伤逝韶华的半老徐娘，欲从任何一物事中榨出几许同情，似不可得。

随行人等中有一妙龄女郎，说是某熟人的千金。身形娇小而窈窕，着一领淡青色的连衫裙，束腰甚细，裙裾被风儿时不时吹的贴在腿子上，款款地摆，有若弱柳扶风。一路上，他未曾与她交谈，不知是何身份。从旁边偷窥，见她脸儿白净，形如鹅卵，眉淡如烟，弯入双鬓，披发齐肩，脖项修长，

挂着一串小贝壳串起来的项练，在微微隆起的少女的酥胸间款摇轻晃。

她的眼睛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双很空朦的大眼睛，似乎极深邃、极湛蓝的天空，却又遮了一团浓浓的雾气——空灵且迷濛——不知其空灵在迷濛中，还是迷濛在空灵里。

她的眼睛使他想到眼前秋雾里的黄山了。

奇峰迭起，绿荫悬壁，涧水潺潺，有鸟啼空谷，嘹亮如磬。渐有寒意，皮肉间坟起一个个鸡皮疙瘩。窥视间，见她打了个寒战。

“冷吧？”他问。

她缓缓地边走边望了他一眼，眼里含了女儿家的羞怯、娇媚和狡黠。

“不，不冷！”她慢慢说。

“嘿嘿，何必装硬汉子，你嘴唇都发青了！”

“不冷嘛，你看我出了这么多汗呢！”

“来，穿上吧，别逞强了！”他将外衣脱下，笑着劝她。

她脸蓦地涌上一团羞红，很快地瞥了他一眼，说了声：“不冷！”便飞快地撇下他，跳到前边去了。

他微笑、摇头，只好自己穿上衣服，尾追而去。

于是，他和她认识了，知道她姓冬，一个让人想到梨花般飞雪的怪姓。单字青。冬青。冬天里的青松？冰天雪地中的一点春色？妄自猜测，后来知道都不是。

“我妈妈叫熊蓝，一辈子当教师，生下了，妈妈希望我青出于蓝，所以给我起名叫冬青……你的名字我早知道了！”

她笑，腮上两个不大的靥窝满满地盛了少女的妩媚，空朦的大眼里仿佛传出几声嘹亮的空谷鸟啼。

“你在地方志当编辑，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可对？”

她眼皮一横，又翻起一抹狡黠、淘气的浪花。唯有少女的狡黠和淘气方才是值得赞美的。他从心里深深地叹息了。

“你怎么知道？”他问。

“不告诉你！”她的声音很悦耳，象流水泻落在玻璃瓶中。吃吃地笑了几声，斜着眸子瞟了他一眼，有点羞涩地道：“我挺喜欢你的诗，读过你的不少诗，当然知道你！”

他笑了，颇多欣慰。

“你的诗是典型的中西合璧，既有代表派的奇诡变幻，又有中国式的凝重典雅，你在形式上借重洋货，却在本质上将国粹塞了进去，好比可口可乐的外国瓶子里装着中国的茅台和大曲……”

“那不是有点换汤不换药了吗？”他微笑，从心里感到奇怪。想不到她竟会对他的作品有这般精当高妙的见地。难为她了。

她敛容道：“我觉得，你是对的，药是用来治病的，汤是用来煮药的，只要药好，用最适合性药的汤去煮岂不是更好！所以，换汤的前提是从煮药出发的，没错！”

“高论！”他不禁大笑。

“你笑什么？”她脸红了，似乎感到气恼，“我说得不对吗？你这个人，我不跟你说了！”

她急了，嘟起红润的小嘴，将头偏到一侧，梗起脖子，离开他跑走了。

他仍在笑个不住，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只觉得心里有一只小手极熨贴地抓搔着，忍不住想哭。可谁料，笑出了麻烦。后来的旅程中，她见了他便故意避开，避入到几位长

者之中，瞧也不瞧他，涨红了脸，昂起脑袋，似乎压根就不认识他。

他唯有苦笑，心想，她自尊心竟强到连一个解释的机会也不肯给人。

终于回到省城，终于没有机会解释，终于象不认识那样冷淡地分手，终于没有得到更多的了解，只收获了浓浓的、雾一样的惆怅。

许久之后，惆怅之情仍常常充塞胸臆，不可排逐。他总想找个机会见见她，解释几句，却总也见不到她。想找人打听一下她的情况，又怕招人误解。因而便只能不了了之。

可谁知，她竟会在今天找上门了。

善感的心猿缚不住，不免有点想入非非。

她很羞怯地站在门口，笑靥是极动人的，空朦的眸子里含了些许急切和忧郁，可他匆忙间竟没有看出来。

“进来吧！进来吧！”他大开门户，兴奋之余仍忘不了说一句自以为诙谐的话，“请进吧，我的家门在黄山上就为你敞开了，可你总也不来，连门板都为你望穿了！”

她迟疑了一下，笑容有些凝滞，眼神中掠过一丝怯生生的客气。

“我，我想求你一件事，可以吗？”

他一怔，当即点头道：“当然可以，进来说吧！”

她仍然立在门口，毫无进来的意思，笑容渐渐地褪去，只留下焦虑。她低下头，牙齿咬住下唇，慢慢抬起来，猝然道：

“你知道，我有一个同学，她出了一点小事，她要回天津，可车晚上才有，能不能在你这儿呆一天？”

她期待地望着他。

“当然可以！”他说。

她感激地一笑，回首向背后道：“来呀，进来吧！”

她一步跨进房来，很欣欣然地冲着他笑着，一伸手从门外拉进一位姑娘来。

这是一位学生打扮的姑娘，似乎比她大一些，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透着丰满和成熟，衣着是极现代派的，牛仔褲紧绷在修长的双腿上，乔其纱的无领衫开口很大，露出白皙的皮肤和天鹅一样的雪项。烫成波浪状的黑发披落肩头，黑发环抱着一片忧郁的、却又是极美的脸子。

极柔和的线条构成了姑娘的脸形；极光洁的皮扶使人联想到牛奶的润泽和雪白；极明媚黑亮的眸子象两潭秋水，极俊秀的鼻子牵起忧郁的、有点高傲的嘴角；嘴巴大且丰满、红润，不象是樱桃，而是绽放了花瓣的玫瑰。

毋庸置疑，这是一位充满了魅力的姑娘。

然而，他注意到，在姑娘的脸上，忧郁象浓重的乌云一样翻卷着。

他感到困惑和警惕了。

“她叫林亚男，是我的同班好龙！”

姑娘忧郁地冲他笑笑，很大方地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埋下长长的睫毛，嘴唇抖抖地说：

“对不住，给您添麻烦了！”

“没什么！”他客气道，“请坐！”

姑娘坐下，呆呆地，垂下头发怔。

“好了，亚男，我该走了，晚上我来看你！”她冲姑娘说，又转向他，抛了一个微笑，偏起脑壳，爱娇地道：“拜托你了，我走了，要不会迟到的。”

“坐坐嘛！”他失望地道。

“以后吧！”她笑笑，不由分说，匆匆忙忙地跨出房门。他追出去送她。

“冬青，那次在黄山，我不是笑你的！”

她偏起头，不相信地望着他，脸红了。

“真的，冬青，我当时不知为什么，大约是太高兴了……你说的话太好了，道出了我写诗的初衷……我不是笑你的，真的！”

她站住，红着脸儿，很好奇地看着他。

“冬青，相信我吧！”他发窘地道。

“真的？”她慢慢道。

“真的！”

“你不以为我瞎说八道吗？”她又问，脸儿更红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他缓缓地说。

她睁大空朦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使他似乎又置身在黄山秋雾的空灵和迷濛中了。

“谢谢你……”

她喃喃地说，眼里有一点莹莹的闪光。

他觉得自己突然看见她那颗敏感、鲜红的小心是如何跳动和颤栗了。

“我一直想来看你，可又怕……”她垂下头。

“我一直在盼着你来……”他慢慢地说，说完之后，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垂下头，似乎在颤抖。

“你好好帮她。”她抬起头，脸色变苍白了，“你帮帮她，就算帮我的忙！”

“我会帮她的。到底怎么回事?”

“你问她吧!”

沉默。

“我该走了!”她瞧瞧手腕上手表。

“你在那儿上学?”

“西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

怪不得。他明白了。

“再见!”她说，脚却不动。

“希望我们能常常见面!”他说，感到心旌摇曳，不能自禁。

“我会来的!”

“我等着你!”

她脸又红了，深深地，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一扭身，毅然地、迅速地、匆匆忙忙地去了。

他望着她的背影，站立了许久，许久，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是啊，在这众多的人群里，到一起是多么地不易!

所以，遇到了，便不能交臂错过!

为了不至于交臂错过，不至于酿成遗憾的苦酒，所以人们才会去寻找，才会抓住每一个可能，每一个机会。生活就是这样，因为没有而去艰难地寻找，因为不满足而去不断地追索，因为人生短暂而不舍昼夜，这大约与知足者常乐，命里没有莫强求，敬且偷生，游戏人世之类的老话大相径庭吧?

他之与冬青，结伴黄山之行，几日间竟会生发偌多的情愫，可见他与她的心都不够老实，都在试探和寻觅，觅到一

点蛛丝马迹犹不满足，还想窥见底蕴。明知寻觅不如守静安逸，却偏要去做，也算得是不安分了。

窃思他偷生人世二十八度春秋，忙忙碌碌，不敢一日稍殆也！也算得上不舍昼夜了吧！每日间伏案编写地方志，满肚子地名，一脑子掌故，几乎有了考据癖，觉得枯燥，不免敲敲棋，品品茗，即兴写点儿诗，也算风雅。不曾想到诗中亦有颜如玉，冬青竟会睁着一双空朦的大眼，舒舒腰，嫣然一笑，从诗行间姗姗走下来，道一声万福。妙哉！

也许，他数年来艰难的寻觅，这回该有眉目了，“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幸甚！

不过，且慢！以她语言支吾，神色张惶，可见她所携来的那位姑娘有些什么事情吧？孤身男子与一孤身女人独处一室，免不了招人闲话，这却有点不妙了。但既是她的好朋友，他也顾不了许多了。

“小李，早哇！”

他发怔的当儿，肥硕的冠主任骑着自行驹驰来，骗腿下来，胖胖的脸上掬起一捧热情却又不失身份的笑，下巴上的那一痕多余的肉红红的，余颤不止。

“您早！”

“哈哈，今天你可起得早呀！”

冠主任打着哈哈，推车进了院子，步态已见蹒跚，在人前却仍是挺胸腆肚，故作潇洒状，皮鞋踩得咯咯的。此公年已花甲，犹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占了槽头不离去，饿瘦了那些挤不上槽头的小马驹子们。

此类恋槽的老马在机关不止一匹，但有几匹牙口尚好，嚼得动槽中的食物，可冠主任却早已牙齿朽坏，几年前便已拔

了个精光；偏又装了一口假牙，赛璐珞的，死白死白，整齐得叫人直觉得不对劲儿，心里别扭。

冠主任却俨然得了宝贝，以牙齿最坚利而自居，常常对着满槽食物咬咬竖啃，显示假牙的威力，惜乎假牙没有真牙的神通，如同饿猪吃食，好坏不分，只一味乱吃乱嚼，结果是消化不良，常常闹肚子，放迎风臭十里的屁。

他很怕冠主任看到房间里的那位不速之客，产生不很美妙的联想。此公的思维方法与众不同，逻辑之严密，递进之快是罕见的，若是见了那位美得叫人眩惑的异性，当会推理出于他极不利的结论来。这是早已领教过的。

所以，他站在门口不动，静听着冠主任的皮鞋声咯咯地响上楼去，方才往回去。

他走到院中，猛不防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去，见绰号弥勒佛的老张笑眯眯地瞧着他。

“哼，你小子，想什么呢？走路都漫不经心的！想媳妇了吧？”

老张虽然绰号弥勒佛，可极瘦，极高，两个肩膀高耸，加上长脖子上的瘦脑袋，活象一个山字。所以叫老张弥勒佛，乃是因他心性达观，百事不烦，性喜诙谐，爱开玩笑，又是个热心人。与他相处甚善，免不了开几句玩笑。

“喂，知道吗？听说咱们这儿最近要调班子，你是第三梯队，这回跑不了！”

“瞎说八道，唉！”

“鬼儿子骗你！”弥勒佛认真道。

“哼，你又开玩笑啦！”

“别不信，上边已经在考查你了！小子，你有才，好好干

吧！”弥勒佛大拍他的肩膀，勾手揽背地上了楼，见冠主任已在擦楼道了。

“哈，冠主任，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是您擦楼道，怪不得年年评先进！”

冠主任笑笑，也不说话，埋头拖地。

“哼，官家，狗屁！”弥勒佛窃窃道，“老王头都恨上咱们主任了，他天天拖楼道，老三头没事儿干，前天差点让解雇了，好歹五层楼道，要不，真解雇了！哼，这儿需要的是搞学问的，可不需要拖楼道的！”

他胡乱应了两句，惦记着那姑娘，忙忙地回了房间。

房间大约有十二平方米，一张床，两只沙发，几个书橱，加一张办公桌，便是他的全部财产了。

见他进来，姑娘欠起身，说了声：“她走了？”又很局促不安坐下，显得楚楚可怜。

“走了！”

他倒了一杯水给她，姑娘接了，放在膝头上，勾着头，沉默不语。

“你和冬青是同学？”他首先开口。

“嗯！”她不安地答。

“冬青和我是很熟的，你放心待着吧！”他安抚她道。

“给你添麻烦了！”姑娘低垂着眼睑，眼的周围有淡淡的青晕。“冬青常常提起你，还在联欢会上朗诵过你的诗，她很喜欢你……”

他心跳了。

“我和她一个宿舍，她什么都讲给我听……冬青，她是个

很好的姑娘！”

显然，姑娘看出他喜欢冬青，便以冬青作话题了，似乎还有一点坐在别人房间里便须说些讨好主人的话的乖巧。

“她还写诗呢！”

“是吗？真想不到！”他微笑。

“原本冬青是让我到她家去的，可怕她爹妈问起……所以，便来你这儿了！”

姑娘吞吞吐吐地接触了正题。

“冬青说你为人正直、热情，肯帮助人，还嫉恶如仇……”

“有什么，你说出来，我会帮你的！”

姑娘眼圈一红，珠泪滚滚，顺着娇嫩如雪的脸颊淌下来，
那一张美丽的脸儿有如梨花带雨，更显得妩媚可人。

“我，我本来是想去死的……”姑娘哽咽道。

他大吃一惊，感到情况严重，始料不及。

“到底为什么？”他强作镇静。

姑娘垂下头，黑发披下来，遮住了脸儿，两只手互相扭曲着放在膝头上，唏嘘不已，半晌，方才讲叙道：

“前两天，过星期天，我上午去姑父家，吃了晚饭回学校，走到大光剧院，遇上了高个子的男人，他盯着我看，还和我说话，我不理他，他就一直跟着我……”

“那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打断姑娘的话。

姑娘抬起脸儿，泪光闪闪，不好意思地道：“他说自己是上海的采购员，来这儿办事情，要和我交个朋友……他个子高高的，年纪二十六七岁，衣服穿得挺漂亮，人也长得很帅……看模样，不象个坏人……”

“你和他说话了?”

“没有!我常常遇上这种人,习惯了,所以我连头也不抬,任他乱说,只顾往前走,以为他会知难而退。可谁知他一直跟我走到公园门口……你知道,从公园回学校很近便,我一向是从公园走的……”

姑娘显得平静了,用手绢擦了泪水,继续道:

“我怕他再踉我,就站住,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人家不理你,你还老跟着,你想干什么?!’”

“那人一点也不恼,笑嘻嘻的,低声不气地说:‘嘿嘿,请原谅,我想和你交个朋友……你是我见过的最让我喜欢的姑娘……’还有许多屁话,真气人!”

姑娘脸微微发红,眼神闪亮,有点难为情,迟疑了一下,又接着道:

“他还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不看,说:‘你要再跟着我,我可要喊了!’说完我就进了公园,见他在那儿站着没有跟上来,就放心地往前走。这时天已有些晚了,幕色下的花儿着实好看,我一边走,一边看,走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那地方有假山,还有一个小凉亭,到处是玫瑰和鲜花,很美呢!这时候,我突然听到后边有脚步声,回头一看,见那人笑嘻嘻地站在我背后,不由得吓了一跳。”

“我说,‘你这人真不要脸,怎么老跟着我?’那人沉下脸说:‘哼,你太狂了!我不过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又不是想干坏事。人生相逢不容易,何必交臂错过!’”

“我说:‘交朋友也要双方同意,我根本不想和你交朋友,你为什么不自爱呢!’我边说边往前走,谁想那人挡住我,威胁说:‘你要不和我交个朋友,你就别想从这儿走掉!’”